孔子



孔子目次

孔子

▲孔子的家庭和其少年時代

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。春秋時候魯國昌平鄉鄹邑人。其先本是宋人，他的曾祖孔防叔由宋遷魯，便爲魯國人。

孔子的祖父叫伯夏，父親叫叔梁紇，母親姓顏，名徵在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。（公元前五五一年）（或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）孔子生而叔梁紇死。所以孔子是個孤兒。孔子二十四歲，他的母親死了。孔子不知父墓在何處，輓父之母告訴他，是在防山。孔子才將父母合葬於防山。叔梁紇曾爲鄹邑大夫，但孔子生而叔梁紇便死，可見他的家庭景況是不十分好。

孔子十九歲娶妻，不久生子，名鯉，字伯魚。（伯魚死在孔子之前，年五十歲。）世傳有孔子出妻之說，但又有人辨論此說不確。總之，孔子家庭的情形是不十分好。孔子自己曾說：

孔子像

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

史記也說：

孔子貧且賤。

孟子也說：

孔子嘗爲『委吏，』嘗爲『乘田。』

『委吏』是管倉廩的小官，『乘田』是管苑囿的小官。但孔子雖做這一類的小事，却很努力盡他的職務。一面又很努力求學，他自己說：

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

是孔子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已努力於學問。

▲孔子求學的方法

孔子既然是這樣的好學，他後來又成爲這樣的一個學者，那麼，他的先生是誰呢？原來他沒有一定的先生。只要遇見有學問的人，就向他請教。後來周遊列國，每到一處，遇見有學問的人，不管是老輩，是平輩，總是繼續不斷的向人家請教。

在孔子的時候，就有人疑心他，不知道他這樣的學問是從甚麽地方學來的。向孔子的學生子貢（卽端木賜）問道：「仲尼焉學？」子貢說：「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嘗師之有！」可見孔子是隨處求學，隨人皆師。這種求學的方法是很好的。

孔子所學的，大概是文，武，周公之道。甚麽叫文，武，周公之道？就是周代文王，武王，周公所主張的對人，對己，行政，治國的道理。這些道理，當然不能完全適用於今日的社會，但是其中也有好的地方。

▲孔子到西周去

孔子既然是學文，武，周公之道，那麽，就不得不到文化中心地點的西周去『觀光』。於是孔子就在魯昭公二十四年適周。（公元前五一八年）（孔子三十四歲）

他適周的時候，好像是由魯君派他去的。和現在由中央政府派到外國去考察一樣。孔子去的時候，是由魯君供給他一乘車子，兩匹馬，和一個童子。他適周之目的，就是往那邊去問禮樂。

孔子到了西周，首先向老聃問禮。老聃，後人多稱爲老子。當時候爲周『守藏室史』。所謂『守藏室史』，就是管藏書的事情。恰等於現在的國立圖書館館長。孔子一到西周，當然要首先拜訪他了。

當時老聃教了孔子許多的話。孔子回來，歎道：鳥，我知道他能飛。魚，我知道他能遊。獸，我知道他能走。只有龍，我不知道他怎樣能乘風雲而上天。我今見了老聃，他好像是龍一般。

孔子在西周，又嘗入『太廟』，觀『欹器』『金人銘』。所得的知識也很多。所謂『太廟』就是當時候周天子的祖廟。『欹器』是太廟裏所藏的古物之一。製作很精巧。盛滿了水，或是不盛水，都不平正，只有盛水盛得適中，才平正。是教訓人行事要適中的意思。金人，差不多就是今日的銅像。銘，是刻在金人背上的字。那金人的口，是封閉了的，是勸戒人家不要多說話的意思。孔子在周，得了這些教訓。當然和他的學說有很大的關係。

孔子在周住的時候不很久。魯昭公二十四年去的，二十五年就回到魯國。

不久，遇著魯國內亂，昭公逃到齊國。這時候孔子也到齊國。在齊國住了



孔子在周太廟觀金人銘

一年，（或說七年）又回到魯國。

▲孔子在魯教學生

孔子在沒有適周以前，學問已經很好。已有孟懿子，南宮敬叔做他的學生，從他求學。孔子適周，南宮敬叔和他一同去的，後來由周回魯，由魯適齊，再由齊回到魯國，孔子本想在政界做點事情，因爲當時魯國權臣執政，孔子覺得這情形很不好，很難實現他自己的政見，就索性不問政治，退而修詩，書，禮，樂，教授學生。這時候孔子的學問日進，名譽日高，從各國來求學的學生很多。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。但『三千』二字，是古人常用的一個籠統的數目，就是極多的意思。並不是一個確實的數目。然孔子學生的實數，也的確不少。照史記所載學生的姓名，有七十七人。此外姓名見於孔子家語的有三人，其他便無

可考了。

他的著名的學生是：顏回，曾參，言偃。仲由，卜商，有若，端木賜等人。而顏回與他的父親顏無繇，曾參與他的父親曾點，同是孔子的學生，尤爲難得的事。

孔子的學生，有很好的，也有平常的，也有不好的。如宰予，就是一個不十分好的學生；孔子比他是『朽木不可雕，糞土之牆不可圬』。孔子爲甚麼要如此罵他？他因爲他在白天睡覺，孔子見他這樣惰懶，所以說他如『朽木土牆』。不過『白天睡覺』四字，在古書裏是寫著『晝寢』。『晝』就是白天，『寢』就是睡覺，這是普通的解釋，另外一個解釋說：『晝』字應作圖畫之『畫』，『寢』字作『臥室』解。『畫寢』就是把臥室的壁上粧飾起來。孔子見他這樣的奢華，所以罵他。總之：不管是懶惰，是奢華，都是不應該的。可知宰予是孔子學生中的一個劣等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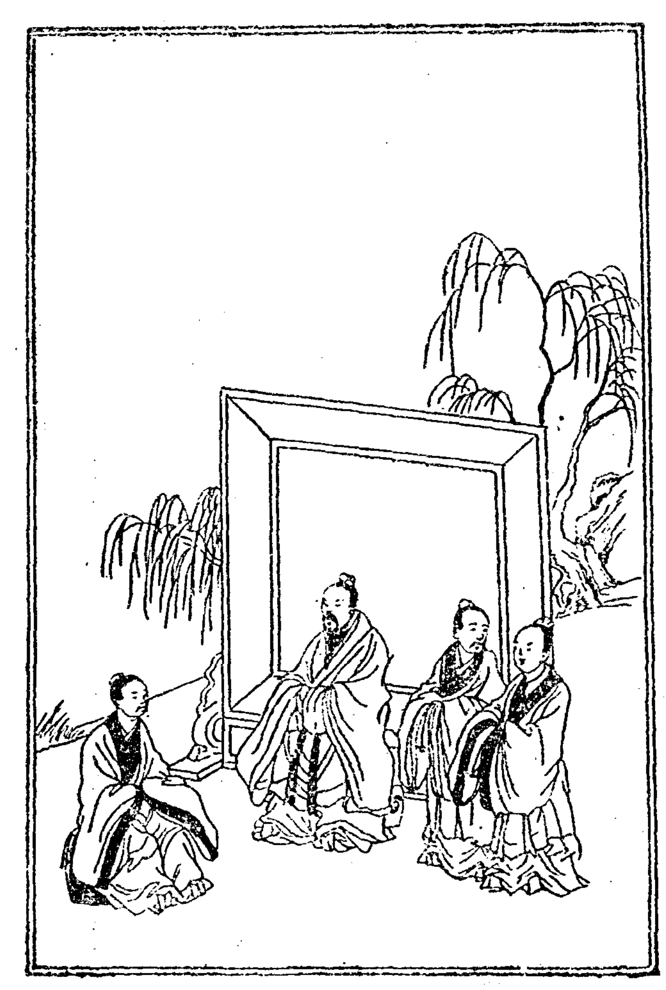
▲孔子教學生的科目和方法

孔子教學生所用的教材，是詩，書，禮，樂。詩，就是現在的詩經。書，就是現在的書經。禮，就是現在的儀禮。樂書，經過秦始皇燒書以後，就失了傳。詩經和書經在孔子時也不稱『經，』只稱爲詩，稱爲書。這些教材，大半是孔子適周時所得到的。

孔子拿這些教材教學生，並沒有劃定科目。不過，在無形中也已有了。據論語上說：

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

那麼，文，行，忠，信，就是孔子教學生的四種科目。論語上又記孔子的學生，各有所長，分爲：



孔子和他的弟子

德行，言語，政事，文學。四類。這也彷彿是四科。

孔子教學生的方法，並不是教學生死讀書。他是聽學生自由發問，他便對著學生的問題來答復。不但是對著問題答復，還要看提出問題的是甚麼人，他便怎樣的答復，往往一個同樣的問題，兩個學生拿來問他，他的答案各不相同。有一次，仲由問孔子道：『我們知道有一件應該做的事情，就立刻去做麼？』孔子說：『你們還有父兄，應該先稟告父兄，看是怎樣。』冉求也同樣的問孔子道：『我們知道有一件應該做的事情，就立刻去做麼？』孔子却答道：『既然知道是應該做的，就立刻去做。』這話便使得他的第三個學生公西赤不明白起來。就問孔子：『爲甚麼一樣的問，兩樣的答？』孔子道：『這是因爲他們的性情不同。仲由性子急，所以教他慢做；冉求性子緩，所以教他快做。無非是要他們各做到適當的程度。』

所以說：孔子並沒有固定的教法，他是隨時和學生問答，隨時矯正學生的弊病。孔子這種教法，確是很好的。

▲孔子刪詩書和定禮樂

孔子教學生拿詩，書，禮，樂做教材，在前一節，已經說過。他在教學生的時候，一面也把原有的詩，書，禮，樂整理過一次。後人稱爲『刪詩，書，定禮，樂。』這是孔子一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
▲孔子在魯國做司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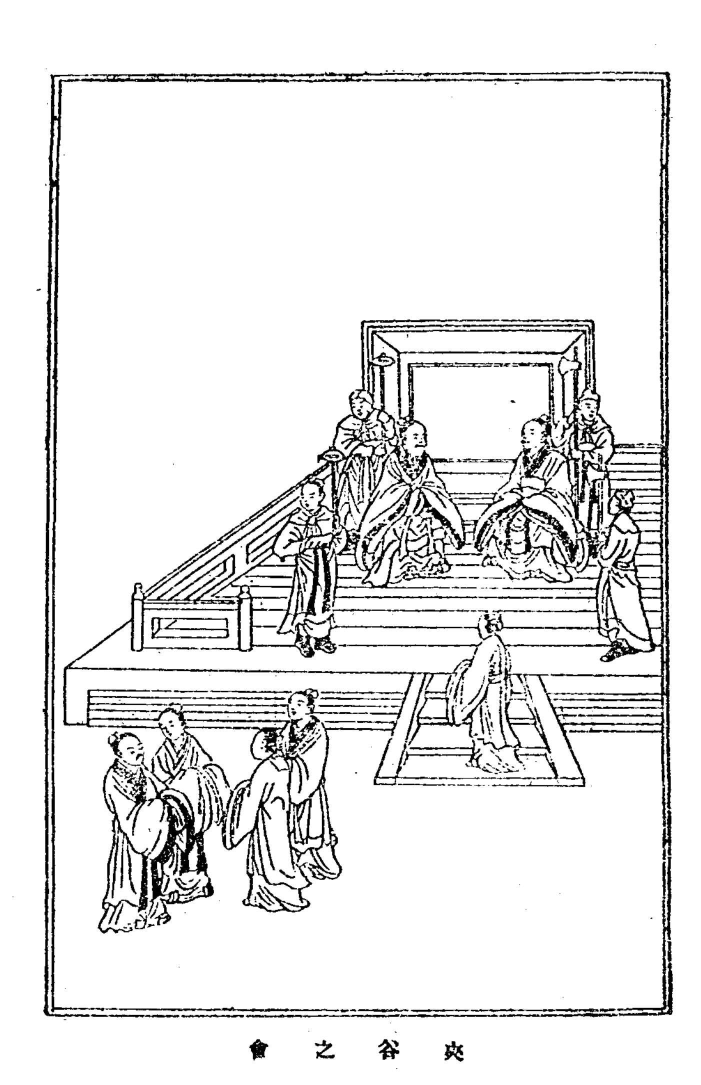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五十歲時，魯國的政治略有變動。第二年，孔子便出來做來官做到

『司寇。』當時候的『司寇』，是管刑事的最高級的官。孔子辦事很嚴厲，在他的任內，把魯國的風俗整頓得很好。而在這時期內再有一件大事，就是『夾谷之會。』

▲夾谷之會

魯定公十年（公元前五百年，）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。以孔子爲相，同行。齊侯見孔子文弱可欺，預備用武力壓迫定公。等到盟會時，孔子却用正言叱退了齊兵。齊侯的武力失敗了。便把以前侵佔魯國的田還給魯國，這是孔子在外交上的一件大事。

▲孔子別魯到衞國去



夾谷之會

夾谷之會後三年，孔子因爲在魯不能實行他的政治上的主張，他就決意離了祖國往衞國去。希望在衞國做點事情。到了那邊，見過衞靈公，看看衞國的政事紊亂，也和魯國差不多。已經覺得很不滿意。而且又有人造謠言，毀謗孔子，因爲衞靈公的夫人請孔子去見他，孔子去了，於是人家就說孔子不應該去。惹得和孔子同在衞國的學生也疑孔子。孔子看看在衞國也做不出事情，便又離了衞國往陳國去。

不過，孔子在衞國得到一個好朋友。名叫蘧伯玉。孔子在衞國時，就住在他家，這人很好，孔子曾稱贊他是『君子。』

孔子自從去衞以後，便是一車兩馬，和同行的幾個學生，奔走於各國之間。有十年光景，然後返魯。在這時期中，所遇到的災難很多。但年代的前後，已不可考。今略述如下：

▲桓魋之難

孔子去衛，經過曹國，而到宋國。這時宋國有一司馬，（官名）名叫桓魋，他是反對孔子的政治上的主張的。聽見孔子來了，想等在半路上，把孔子殺掉。幸孔子早聽見這個消息，改換了衣服，逃過宋國，才沒有被桓魋所害。又一說：孔子經過宋國時，和學生們在大樹下習禮；桓魋聽見。恨極了，叫了許多人，把孔子趕去，把那棵樹也拔去。

在那時候，孔子却一點也不恐慌。他說：『旣然是天生了我這樣的一個人，桓魋也沒奈我何！』

▲匡人之難

孔子適陳時，在路上又遇到匡人之難。先有魯人陽虎，與匡人有仇恨，匡人想害他。這時候，孔子經過匡地。匡人誤傳是陽虎來了，於是匡簡子就領了許多兵，把孔子圍住，不放他走。仲由性勇，欲同他們宣戰。孔子說道：『這且不必；我和他們又沒有仇怨，說不定是他們誤會了。現在應該解釋他們的誤會。你且唱歌，讓我來和你。』仲由便彈琴唱歌，孔子也和一曲了。匡簡子聽見，知道不是陽虎，便解圍而去。

當孔子被圍時，秩序混亂，孔子和他的學生都散失了。顏回落了後，直等到圍解了，才來和孔子相見。孔子說：『顏回！我以爲你已經死了。』顏回道：『我沒有死！正要保護夫子。』

匡人誤認孔子是陽虎的緣故，共有二說：一說，是孔子的容貌和陽虎相像，所以誤認了。一說，是這時候孔子的僕人顏刻以前曾做過陽虎的僕人，匡人因見顏刻，便誤認孔子是陽虎。



孔子遇匡人之難

或又說：桓魋之難。與匡人之難，只是一件事。被後人誤演爲兩件事。

▲在陳絕糧

孔子將適楚，走到陳、蔡之間，因爲旅費缺乏了，好幾天斷了糧。同行的人，因此患病，不能起來。仲由有些怨孔子，對孔子說道：『我們遇著窮的日子，怎麽樣？』孔子道：『我們遇著窮日子，也能穀自守，不能因爲窮而便自暴自棄。』

▲遭隱士的譏笑

孔子周游列國，本想實行他的政治上的主張。不過，那時候的國君都不肯聽他的話；所以孔子奔走各國，不但是毫無效果，而且常常遭著隱士的譏

笑。

原來那時候，有一種隱士。他們對於當時的政治，是絕對認爲不滿意的；却絕對不想起來改革；只索性避開這社會。不管好壞，一概不問。他們的主張和孔子是反對的，所以遇見孔子，總是冷言冷語的譏笑他。不過，孔子自有他自己的宗旨，絕不因隱士的譏笑而介意。今略述這一類的事情如下：

▲石門看門者的話

有一次，仲由在石門（魯國的城門）寄宿，看門的人問他道：『你是從那裏來的？』仲由說：『是從孔氏那裏來的。』看門的人說道：『就是那個「明知不可爲而爲」的孔氏麼？』（不可爲。是指時事而言。）

▲楚狂接輿的話

孔子將到楚國，遇著楚國的隱士接輿，故意從孔子車前走過，口裏唱歌道：

鳳兮！鳳兮！
何德之衰！
往者不可諫，
來者猶可追。
已而！已而！
今之從政者殆而！

他歌中所言，無非是說『世事不可爲，不必預聞政事』的意思。『鳳』是比孔子。『殆』是危險的意思。孔子聽了他的歌，從車上走下來，欲和接輿說話；接輿却走開了，不理孔子。

▲長沮和桀溺的話

孔子自楚返蔡時，不認得路，不知那裏有濟渡處，就叫仲由去向路人探問。遇見長沮、桀溺兩人，在那裏耕田。仲由就向他們去問。長沮反問仲由道：『那邊坐在車上的是誰？』仲由說：『是孔丘。』長沮說：『是魯國的孔丘麽？』仲由說：『是的。』長沮說：『旣然是魯國的孔丘，那麽，他奔走慣了的，他應該認得路了，』他說罷，便不理會仲由，只管他耕田。

仲由看見長沮不理他，又問桀溺。桀溺問：『你是誰？』答道：『我叫仲由。』桀溺又問：『是那個孔丘的學生麽？』仲由說：『是的。』桀溺道：『當今天下無道，到處都是一樣。孔丘又怎能改變得轉？你跟他從這裏跑到那裏，總找不到好的地方。不如索性隱居的好。』說罷，也管他耕田，不理會仲由。



孔子向長沮桀溺問津

仲由回來，把這話告訴孔子。孔子歎道：『天下無道，正要我們挽救。假使天下已經太平，我就用不著奔走了。』

▲荷蓧丈人的話

這大概也是在楚、蔡之間，仲由和孔子同行，仲由落了後，他遇見荷蓧丈人，（註蓧，是竹器。荷是擔負。丈人，是老人。）問道：『你看見我們的先生麽？』丈人道：『像你這個人，不肯安分種田，只是跟著你的先生東游西蕩。我怎能認得誰是你的先生？』說罷，管他耘田，不理會仲由。

但仲由只是呆立著不去。丈人就請仲由到他家裏去，住了一夜。殺雞，煮飯，給仲由吃。並叫他的兩個兒子出來見仲由。

第二天，仲由辭別丈人出來。追著了孔子，把這話對孔子說。孔子道：『這

人是隱士。你可再去見他。』仲由再去找他時已找不到了。

▲孔子返魯

孔子自從離了魯國，奔走於各國之間，忽忽十四年。他的政治上的主張，還是不能實行。適遇魯人召孔子，於是孔子返魯。此時是魯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四八四年）孔子六十八歲。

孔子返魯，魯哀公及魯國權臣季康子，待孔子以『國老』之禮，遇著國家大事，多向孔子詢問。但是，實在也不能用孔子的話。

有一次，季康子想加田賦，欲徵求孔子的意見，却不便直接問孔子，這時孔子學生冉求爲季氏宰，（小官）季康子就託冉求代問。孔子只回說不知道。而私下對冉求說道：『這事可不必問我。季康子倘然是依照成法行事，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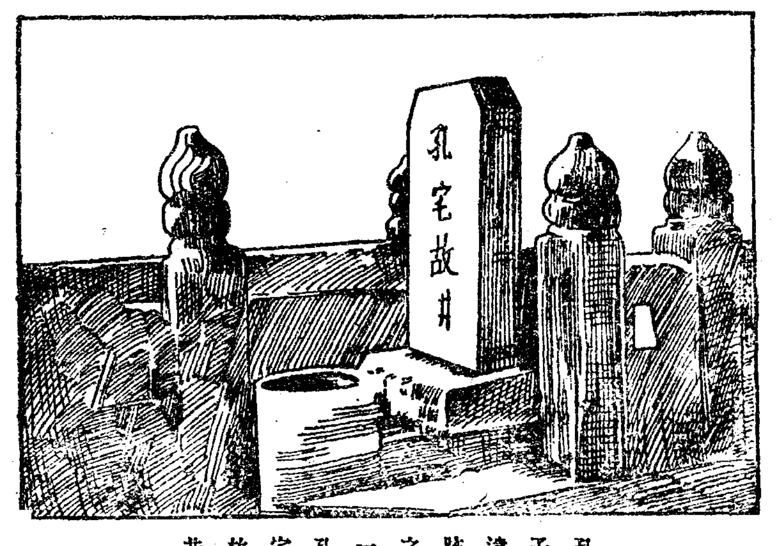
麼，有周公的成法可以依照。倘然不肯依照成法，那麼照他自己的意思，要怎樣，就怎樣，又何必問我。』季康子到底不能採用孔子的意見。第二年，便加了賦。於是孔子大駡冉求。說他不能勸諫季康子，反而幫助季康子做壞事，甚至於不認冉求是他的學生。叫旁的學生，可以鳴鼓而攻冉求。

▲孔子的晚年和他的歿後

孔子晚年，見自己的主張不能實行，常常發感慨。有一次說：要想乘桴浮海。有一次說要想居住於夷狄之地。又有一次，在河邊，看見河水奔流不息，而一去不返；便想到人生易老，而道不能行。又發了一回感慨。

孔子雖然是因為道不能行，常發感慨；究竟他是讀書不厭，教人不倦。他晚年的生活，除了細細的整理詩，書，禮，樂而外，尤其是喜歡讀易。他把易加以





孔子遺跡之一孔宅故井

贊語。又根據『魯史』而編春秋。對於史事，褒善，貶惡，義正詞嚴。後人稱爲『贊周易，修春秋，』和他的『删詩，書定禮樂。』是一般重要的工作。

易就是今日通行的易經。因爲傳自文王，周公，故稱周易。今日易經中的一部分，就是孔子的贊語。春秋，就是今日通行的春秋。當時候有左邱明替他作了傳，就是今日通行的左傳。

魯哀公十六年，（公元前四

孔廟禮器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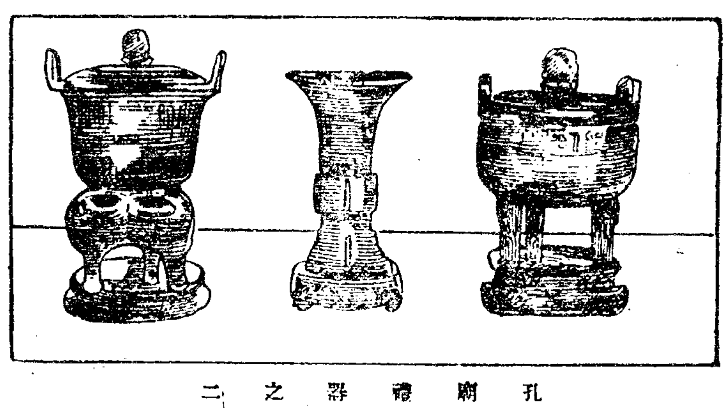
七九年，）孔子患病而歿，七十三歲。

孔子歿後，魯哀公曾作『誄詞』送給他。他的學生，都『心喪』三年。而端木賜更在墓上結廬，守墓又過了三年，然後歸去。

孔子的兒子伯魚，比孔子先歿。顏回和仲由也比孔子先歿兩三年。

孔子歿後，他再傳的學生們，把孔子的生平的言行，編集起來，成了一部論語，這部論語，可以當孔子言行錄看。

二千多年以來，中國的學者，大概多尊崇孔子。孔子的墓在今山東曲阜縣。那邊又有很莊嚴的孔子廟。又有孔子的遺跡很多。



孔廟禮器之二

▲孔子的學生

前面已經說過，孔子的學生，姓名可考的，有七十多人。這許多學生中，最爲孔子稱贊的，就是顏回。但顏回早死，（只有三十二歲）不得傳孔子之道。後來傳孔子之道的，是曾參。由曾參再傳給孔子的孫子子思（名伋）由子思再傳到孟軻。後人以顏子，曾子，子思，孟子四人並稱。

▲孔子學說的大概

孔子的學說，是偏重於實踐倫理學，及政治學。從一個人的立身做起，做到治國平天下。是聯成一貫的。

他尤注重實行。以爲空言而不實行，是無用的。

他的中心思想，是『中庸』二字。『中庸』是不要『太過，』也不要『不及』的意思。無論做甚麽事，是要做到適中的程度，才算最好。

孔子又嘗提出一個『仁』字來教學生，學生們也常向孔子問仁。究竟甚麽叫仁？孔子自己說的話，也常常不同，很難簡單的說明他。大概可說『仁』字的意義，包括下面所列的各種美德。

惠澤，　篤厚，　慈愛，　忠恕，　克己，

『惠澤』就是對於他人，要有『惠』。『惠』尤其是指居官的人對於民衆言。

『篤厚』是處己待人，要『誠懇』『厚重，』不可『詐僞』『輕薄。』

『慈愛』是要愛人。

『忠恕』二字，當分開來說。盡自己的能力服務，稱爲『忠』。推自己的心待人家，稱爲『恕』。

『克己』是節制自己的慾望的意思。

孔子又最重『禮』。『禮』就是『禮節』。『禮節』就是說話行路等一切的動作：都有適宜的方式，而不是胡亂的行動。

那麼，孔子的學說的大概，可列表說明如下：

仁	存在內的。	
禮	表現在外的。	表現的方式。
中庸	表現在外的。	表現的程度。

▲儒家的派別

孔子歿後，他的學說分爲多派。在漢代以前，於多派之中，最重要的，是孟子，荀子兩派。他們都被稱爲『儒家。』孟子一派，理想過高，很難實行。荀子一行，比較的切實，易於施行。

在秦始皇燒書以後，把孔子所刪定的詩，書，禮，樂都燒去了。到漢代初年，伏勝，毛亨毛萇等人，才憑記憶所及，把他搜集起來，各傳一經。後來講經的人，多偏重於註解文字。被後人稱爲『漢儒。』以馬融，鄭玄爲代表。

到了宋代，人家又覺得『漢儒』的學問，只注重於註解經書中的文字，而不能發揮經書中的意義，太呆板無用；於是就偏重於後者，而忽略前者。被後人稱爲『宋儒。』以程顥，程頤，朱熹爲代表。後來『漢儒』和『宋儒』成爲對待的兩大派。兩派的人，往往互相爭論，攻擊。也有人主張將兩派調和。大家各說是孔子之學，其實都不是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。

總之：孔子的學說，自從孔子歿後，二千多年來，支配著中國的思想界。但

是，時時刻刻的變化。到孟子、荀子而一變，到『漢儒』又一變，到『宋儒』又一變，在明、清時代，都有變化。直到最近，孫中山也是以孔子的學說爲基礎，而參以變化，成爲他自己的一種政治學說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
（一〇二二）

兒童史地叢書乙種　孔　子　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　胡寄塵

發行人　王雲五　上海河南路

印刷者　商務印書館　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　商務印書館　上海及各埠

（本書校對者胡文楷）

